

创意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李宇, 王心玉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创意劳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回应数字经济和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与“劳动创造美”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将对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划分为“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并指出后者以拥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为其根本特征,从事科学研究、艺术创造等,以便得到自由发展。有学者指出,创造性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重要基础,它既体现在马克思对劳动本真维度的揭示之中,也体现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之中。创意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形态,其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一个失去人的本性和失去自由的过程,而是重新在劳动产品中注入劳动自我意志的对象化活动。

关键词:创意劳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劳动哲学;自由王国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高校创意设计产业学院人才培养改革试验区建设探索与实践(编号 SJGYB2024247)

DOI: doi.org/10.70693/202609071754

本文所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角,把“创意劳动何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基本问题加以讨论。全文按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以马克思有关劳动的人本思想为基础,将创意劳动归入创造性对象化劳动的特殊形态,指出它同自由王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章所承担的是论证任务,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典命题为切入点,揭示劳动育人的普遍性原理;第三章就创意劳动本身而论,结合感性、理性及人格三者考察其助人成长的内在机制;第四章把时间、实践和社会关系都纳入考虑范围,分析创意劳动由必然到自由的达成方式。四章内容依“概念界定一般原理特殊机理实现路径”逐层推进。

一、创意劳动的理论内涵

创意劳动是劳动在当代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发展形态,“创意劳动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本真劳动’的一些特质”²。要理解创意劳动的本质及其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必须溯源到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原意境。本章以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人本旨趣为逻辑起点,将创意劳动界定为创造性对象化劳动所呈现出的特殊形态,进而阐明创意劳动与自由王国的内在关联,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

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人本意蕴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根本性理论革命,他将劳动从传统的经济学范畴创造性升华为哲学人类学范畴。马克思指出人的生命活动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其根本特征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³,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劳动。劳动由此被确立为人的类本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本身。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核心命题。所谓对象化,是指人通过劳动将内在的体力和智力、意志和情感投射到外部对象上,使主观的本质力量获得客观的存在形式。劳动产品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在劳动产品中“复现自己”,在对象世界中“直观自身”。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

作者简介:李宇(1986—),男,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王心玉(198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艺术产业。

² 《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创意劳动概念解析》,经济学家,李喆,2009

³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人确证自身存在、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并非以浪漫主义的态度看待一切劳动，他客观地指出劳动不仅赋予人积极性，在某些特殊的历史和社会中还存在着限制人发展和解放的消极方面。他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与劳动活动相分离、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从积极“自由的生命表现”沦为消极“被迫的谋生手段”。马克思以劳动为尺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症所在，并以劳动的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核心内容来叙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这为理解创意劳动的内涵、作用以及价值指向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坐标。

创意劳动作为创造性对象化劳动的特殊形态

创意劳动首先是一种对象化劳动——创意劳动者通过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将内在的创意构想转化为外在的创意产品，实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创意劳动并非一般的对象化劳动，而是对象化劳动的特殊形态，其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创造性为核心规定。一般物质生产劳动主要在既定规范下生产标准化产品，而创意劳动的本质在于产出“新”的东西——新的形式、新的意义、新的体验。创意劳动将“观念地存在”的创造性构想转化为现实，创造性不是劳动的副产品，而是劳动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第二，想象力与审美力的高度投入。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⁴的活动。创意劳动以审美判断和形式创造为核心内容，劳动者投入的不仅是体力和智力，更是想象力、审美感受力和文化表达力，由此，创意劳动在培育人的感性能力方面呈现出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第三，成果的鲜明个性特征。一般物质生产劳动的成果可以在标准化流程中大量复制，而创意劳动的成果本质上是个性化的，劳动者的个性特征——包括其独特的审美趣味、文化认知和创造风格——均凝结于创意劳动成果之中。

将创意劳动界定为创造性对象化劳动的特殊形态，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实中的创意劳动都天然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发展。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创意劳动同样面临异化风险，它对劳动条件提出了比一般劳动更高的要求。

创意劳动与自由王国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区分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必然王国是“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的领域，而自由王国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那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便开始了。对于创意劳动与自由王国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内在统一性。

从必然王国的层面看，创意劳动仍受外在目的和现实条件的约束，并未脱离劳动的一般属性。但从自由王国的层面看，创意劳动具有向自由劳动转化的内在潜能：创意劳动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劳动过程中逐渐摆脱枷锁走向全面和自由，与人的能力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创意劳动展示了劳动和自由对立同一的辩证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可以同时作为谋生手段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创意劳动最终指向了“劳动的科学化”与“劳动的艺术化”的统一，预示着劳动超越纯粹谋生属性走向自由的可能性。

在一定的时期内，创意劳动与自由王国的关联是潜能与趋势性的，而非完成性的。创意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化需要一系列现实条件的支撑，这正是本文后续章节将要展开探讨的内容。

二、劳动实践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章阐明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哲学根基，并指出创意劳动具有向自由劳动转化的内在潜能。然而，潜能不等于现实——创意劳动能否真正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上取决于一个更为基础的命题：劳动实践本身如何成为人的发展的现实土壤？本章循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脉络展开，揭示劳动实践的育人原理，分析其对人的基础能力的塑造机制，由此揭示从谋生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跃升所包含的属人解放意蕴。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育人原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教育哲学意义的命题：“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⁵这一命题的深刻之处在于，马克思不是

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

从教育学的内部视角谈论教学方法，而是从人的发展的根本途径出发，将劳动旨义为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根基。其背后的哲学逻辑在于：人的本质力量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自身等待被唤醒，而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

马克思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视为“唯一方法”，其立论依据在于，这一结合达成了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与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教育传授的知识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转化为人的现实能力，脱离实践的知识，不过是一种外在的“附着物”，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无法真正转化为内在于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劳动实践既是认识的目的，也是认识的深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正是通向新哲学与自由世界之路径。劳动实践将个人纳入社会协作体系之中，使个体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在改造自然中改造自身，在每一个人都得到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两者相辅相成是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

劳动实践对人的基础能力的多维塑造

劳动实践之所以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是因为劳动不是单一的机能性活动，而是人的全部本质力量的复合型运用。在劳动过程中，人通过体力劳动完成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生成和变换，大脑进行目的设定和过程调控的理性思考，投入意志力去在克服困难和重重阻碍，这些理性和感性的能力的在劳动实践中运用和持续锤炼，构成了人的现实能力结构生成和发展的现实机制。

首先，劳动实践塑造人的体力与感官能力。马克思认为，劳动在本质上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一过程中人需“发挥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持续的劳动实践使人的身体器官得到锻炼和发展，尤其在手的使用和精细化操作中，人的触觉和运动觉获得了超出动物水平的发达形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强调，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劳动使猿手变成了人手，使人的感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次，劳动实践培育人的智力与认知能力。劳动的目的性要求人预先在观念中建构劳动对象和劳动结果，这种“观念地存在”的建构过程锻炼着人的抽象思维和预想能力。同时，劳动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使劳动者进行判断、推理和决策，从而推动智力的持续发展。

其三，劳动实践锻造人的意志品质与社会交往能力。劳动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各式艰难险阻，需要克服重重困难，这锤炼着人的意志力和坚韧品性；在社会性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配合，这培育着人的交往能力和集体协作精神。

从谋生劳动到创造性劳动的人的解放意义

劳动实践对人的能力的多维塑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形式中进行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分析显示，资本逻辑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劳动者能力的深刻贫乏，分工使工人被迫“终生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工人只能进行片面的劳动，个人的能力也只得到了片面的发展，劳动反而成为“压抑工人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才能”的力量。马克思区分了“谋生劳动”与“自由劳动”，揭示了劳动在各种社会条件下对人的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

所谓谋生劳动，是指那种主要乃至全部服务于劳动者自身及其家庭生存这一外部目的的劳动形态。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在这种劳动形态中，劳动实践对人的能力发展虽然仍有一定的客观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扭曲的。劳动者的能力发展被框定在狭窄的谋生需求之内，人的丰富潜能难以得到充分展开。

由谋生劳动过渡到创造性劳动，意味着人的解放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创造性劳动不仅超越了对纯粹生存目的的追逐，更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了劳动者本质力量的积极投入和自由展现。马克思所向往的自由劳动，不是劳动的消失，而是劳动性质的转变——劳动从“外在强制”转变为“内在需要”，从“被迫付出”转变为“自我实现”。经过这一转变，劳动实践便超越了单纯谋生的工具性价值，成为促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的根本依托与核心载体。

三、创意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

第二章所揭示的，是劳动实践何以构成人的全面发展根本途径的普遍性原理。然而，并非任何劳动形态都能

同等地促进人的发展——在资本逻辑下，劳动同样可能成为压抑人的力量。创意劳动之所以被赋予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殊期待，是因为其内在的创造性特质与人的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契合。本章从感性、理性与人格三个层面，分析创意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

想象力与审美力的感性生成

人的发展首先是感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的感官是“具有人的本质丰富性的人”的感官，感性能力不是被动接受装置，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性能力的丰富需要在特定的对象性活动中完成，创意劳动正是这样一种典型活动。

创意劳动的对象性结构为想象力的生成提供了内在根据。一般物质生产以既定的自然物为对象，劳动者遵循已知规律对其进行加工处理；而创意劳动的对象在本质上“尚未存在”——它要求劳动者在观念中先行建构一个不存在的形式、意义或体验。正如马克思所言，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创意劳动将这种“观念先行”的建构能力推向极致，每一次创意构思都是一次想象力的操练，反复的操练使想象力从潜在能力转化为自觉的本质力量。

审美力的生成同样内在于创意劳动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劳动产品。这种“按照”不是外在规范，而是劳动本身的内在要求——当劳动不再是简单的生存复制，而是包含了对形式、意义、体验的主动建构时，审美判断便自然生长出来。劳动者在持续的创作实践中亲自进行审美选择，使审美感受力从粗糙变得细腻、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建构，最终内化为自觉的感性能力。

创新精神与批判性思维的理性锤炼

感性能力的培养是劳动促进人发展的起点，理性能力的增长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创意劳动在理性维度上对人的发展的促进，集中体现为创新精神与批判性思维的生成。创新精神的锤炼源于创意劳动对“新”的执着追求。一般劳动以“合格地完成任务”为基本要求，而创意劳动以“创造性地完成任务”为基本尺度，劳动者必须不断突破既有规范、超越既定模式的现状。创新不是附加要求，而是创意劳动存在的根本方式。当劳动者反复经历创新与创意劳动的完整过程，创新便从外在要求内化为自觉的精神气质，培育出自觉求新、敢于突破的思维取向。

批判性思维的生成则根植于创意劳动对现在的反思性关系。创造“新的”必然意味着对“旧的”审视和质疑。创意劳动要求劳动者面现有规范时，不是简单接受和模仿，而是带着批判眼光分析其局限与解决方案。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使劳动者养成不盲从的思维品质。值得注意的是，创意劳动中的批判是一种建设性批判，其目的不是解构，而是为创造新可能性开辟空间，这一特质与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品格具有内在一致性。

个性表达与自我实现的人格统一

感性能力的生成与理性能力的锤炼，最终需要在人格层面得到统一。创意劳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深层的促进，在于它为个性表达与自我实现提供了独特的统一机制。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⁶，但这一论断并不否定个体性，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特本质力量的个体。创意劳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以劳动者的个体性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创意产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承载了劳动者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这使创意劳动与一般劳动形成根本性差异：一般劳动要求劳动者尽可能“符合标准”，而创意劳动要求劳动者尽可能“成为自己”。这种反向要求使个性表达不再是劳动之外的私人事务，而是劳动本身的核心要求，这就让人在劳动过程中自我实现而不是压抑自我。

个性表达与自我实现的内在统一，是创意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强调，自由劳动应当是“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⁷。自我实现不是在抽象心理状态中完成的，而是在具体的创造性活动中劳动者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确证，当劳动者在创意成果中看到自己的想象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时，他便在劳动中“直观自身”，体验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⁸。在这一过程中，个性是贯穿劳动全过程

⁶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8页

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13页

⁸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的价值核心。自我实现不再是劳动的偶然副产品，而是劳动本身的目的性指向。创意劳动正是通过这种个性表达与自我实现的统一，在人格的整体层面实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层促进。

从谋生学习到创造性学习：创意劳动理念的教育启示

创意劳动所揭示的这种深层促进机制，对于创意教育领域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参与度同样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传统应试教育下，学生在学校接受统一的知识与标准化的考试评价，学习活动因而呈现出类似于谋生劳动的外在强制性——学生“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学习沦为被动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而非喜欢且愿意投入的事业。这种被动型学习方式抑制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与创造潜能。创意劳动所揭示的从谋生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化的解放逻辑启示我们：若能将学习活动重构为创造性的实践过程，学生便不再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而成为意义的能动生产者。在创造性学习中，学生能够像创意劳动者一样，将自己的想象、情感与理解注入学习成果之中，在“做”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实现的愉悦。由此，学习不再成为负担，而是学生自由展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向往之所。创意劳动的方向，正是教育变革应当努力朝向的方向。

四、创意劳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实现途径

第三章分析了创意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创意劳动之所以能促进人的发展的结构性原因。然而，机理揭示的是客观的、潜能性的促进作用，不等于这种作用会自动实现。从潜能到现实，需要人在实践中主动创造实现条件。本章从时间、实践与社会关系三个维度，探讨创意劳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具体途径。

从谋生时间到自由时间的转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时间与自由的内在关联：自由王国“以自由时间的存在为前提”。自由时间——即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现实前提。没有自由时间，人就被束缚在维持生存的强制劳动之中，任何创造性活动都无从展开。创意劳动的不可计时性、不可强制性，决定了它无法在高度压缩的计时节奏中有效展开。

从谋生时间到自由时间的转换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量的层面：压缩必要劳动时间，相应扩充自由时间的总量。马克思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当劳动者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谋生所需的强制劳动时，自由创造便失去了现实空间。二是结构层面：改变创意劳动的时间组织方式，从“计时计件”的外在管理转向“以创造过程为本位”的内在时间节奏。创意的酝酿、灵感的迸发和形式的完善，无法被切割为等量齐观的工时单元。

自由时间只是提供了走向自由的“空间条件”，并不等于自由劳动本身。自由时间的获取只是打开了第一道门，真正实现从必然走向自由，还需要在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实践中完成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在创造性实践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创意劳动能否从必然走向自由，归根结底取决于实际生活中劳动实践本身。自由不是固定预设的起点，而是在劳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状态。

马克思“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命题早已揭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是在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中实现的。创意能力的培育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原理——想象力、审美力、创新精神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的、持续的、具有一定难度的创造性实践中反复打磨而成。每一次真实的创意实践，都是想象力被激活、审美力被锤炼、创新力被锻造的过程。创造性实践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观念地建构”的能力只有在面对真实的对象、真实的约束和真实的效果反馈时，才能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的本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⁹——人在创造性实践中不仅生产出创意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出具有创意能力的人本身。

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关键在于：当劳动者通过持续的创造性实践积累了深厚的创意能力之后，劳动便不再是一种外在负担，是对自身内在的外化表现，成为“自由的生命表现”。劳动的必然性没有消失，但劳动者在实现这种必然性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

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8页

在劳动联合体中实现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¹⁰。这一论断揭示了自由与联合的内在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的，而是在生产活动与他人产生各种现实关系的联合中实现的。创意劳动走向自由的第三条途径，正是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建构创造性劳动的联合体。

创意劳动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对联合体的内在需求。其一，创意灵感往往产生于交流碰撞，同行切磋是创意能力持续生长的重要土壤。其二，联合体为创意劳动者提供了成果展示、专业反馈和相互学习的平台。其三，面对资本逻辑和市场压力，联合体通过集体协商可以为创意劳动者争取更合理的劳动条件。

劳动联合体对自由发展最根本的促进作用，在于它改变了个体与自由的关系。在良好的联合体中，劳动者不是各自孤立地面对市场，而是在协作中获得更大的创造自主权；不是在孤独创造中追求孤芳自赏，而是在成果的公共传播中获得社会确证。联合体不是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而是个体自由得以实现的社会形式——自由的实现不是在个体隔离中完成的，而是在个体联合中生成的。

自由时间提供了走向自由的“前提条件”，创造性实践奠定了“主体基础”，劳动联合体提供了“社会形式”。三者共同构成了创意劳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整体性实现途径。当创意劳动者拥有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用自由的时间丰富自己的劳动内，使自己的创意和想象不断实现，以此具备了深厚的创意能力并置身于支持性的劳动联合体之中时，创意劳动由此逐渐向以必然性为前提的自由劳动演进。这并非对必然王国的否定，而是在其内部拓展自由空间的具体历史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正在成为可以亲身感知的现实经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逐渐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李喆. 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创意劳动概念解析[J]. 经济学家, 2009, 3: 79.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162-163.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113, 530.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18, 67-68, 273.
- [5] 马克思. 资本论: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年: 926-927.

Creative Labour and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Realisation Pathways

Li Y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China

Abstract: "Creative labour" is a core category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philosophical theory in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hi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Marx put forward the well-known propositions of "alienated labour" and "labour creates beauty." In Capital and his manuscripts, Marx divided the sphere of human practical activity into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pointing out that the latter is fundamentally characterised by the possession of freely disposable time, enabling individuals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stic creation, and the like, so as to achieve free development. Scholars have noted that creativity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labour, manifested both in his revelation of the authentic dimension of labour and in his critique of alienated labour. As a special form of labour,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labour does not signify for the labourer a loss of human nature or freedom, but rather an objectifying activity in which the labourer's self-will is reinfused into the product of labour.

Keywords: Creative Labour;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bour; Realm of Freedom

¹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